

恩

餘

堂

輯

稿

序

唐宋以來名位與文章兼盛者唐之張燕公蘇許公權文公宋之韓范文富皆有集至元明則虞文靖楊文貞爲之冠蓋偉人盛業殊稟得之天授績學勤於人力發揮蘊蓄潤色聲名信今傳後固其所也吾師南昌彭文勤夫子少以詩文名著有潛源詩鈔顧通籍後已佚其稿及入直南齋受

高宗純皇帝之知遇晚歲復膺

仁宗睿皇帝之眷顧數十年間所作皆應奉文字其退直應人之求及隨時綴筆者多隨手散去故

惟夫子自定經進稿數十卷傳於世其他文字雖門弟子未得徧讀也今夫子第四孫春農學士邦疇哀所嘗藏弄及訪輯所得者以付梓名之曰輯稿而命用光爲序其意用光竊惟夫子經進稿文字固當頡頏燕許今輯稿中詩文亦大率與權文公爲近其在吾江右則文靖文貞之遺也夫子與先府君及世父恕堂府君爲總角交用光庚申歲來京謁于門屏夫子與語先曾祖之軼事用光所未及知者又嘗語先曾祖厚期夫子之說蓋移晷始出及辛酉得列門牆嘗呈一文夫子親筆點竄

數字且示以文貴生氣逸出之旨用光自以通家子弟幸得爲門弟子方冀追隨几席親承指授漸摩薰陶庶幾可成其業顧壬戌冬乞假南歸及癸亥冬補官來京而不及見夫子矣蘇許公集世無傳本自陳振孫作直齋書錄時已慨爲未見然則春農蒐輯之功旣可見誦芬之思而用光幸得執筆爲序追慨請業之無從而尋繹緒言如承語笑蓋不勝流連愴慕之意云新城弟子陳用光謹序

恩餘堂輯稿卷第一

孫男邦疇編校

文

八旬萬壽恭請舉行慶典摺子

代作

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壽

開七袞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握籙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

敬

天

法

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億兆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翔制顯庸之盛桑千萬牘而難窮莫贊  
一詞維杼衆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曰以頌實斬以祝竊以天皇萬歲  
史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肇期而勤著衢壤効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慶  
雅麋馘穀徵日長川至之祥幽晉無疆躋朋酒羔  
羊之獻允令詩書之古義真由草野之至情我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編紆賑備之不絕書

覆冒臣工則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

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廩月糧伍廣

恩周於衿服極天所覆偕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  
入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塗  
歌巷舞咸欽

有道聖人際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值

古稀之鴻慶並殷祝

嘏之蟻忱

皇上謙德示冲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知兆姓有願稱觥

樂惟在吏畏民懷

諭列服無庸詣闕莫展祝

釐之典仍邀

行慶之恩雖

天地爲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卽愚賤亦具性情含意未申久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通期

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

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傅蕃椒衍戩之益藤  
楓辰勅幾食旰衣宵之逾劭

日又新而富有

天不息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  
五天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悠於乾清坤

寧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闢壽寓而偕遊卿  
月民星望春臺而共上虔思引領肅布齊心歲序  
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羲娥正午凡天翹莫闕其  
榮山尚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况乎三千  
人叟宴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衆銅鳩竹馬各懷益

壽之心極北弧南併作稱

觴之字自

天子所莫不

尊親爲

聖人氓偕來奔走軒乎舞龔乎鼓音如大海潮音  
暢者埃溯者埏數比恒河沙數願乘

嘉會樂舉

上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  
及歲尚邀東帛之頒如赤子之壽其親猶效萊衣  
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賤而知傾

日能迴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在宣風仰

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衷

康強逢吉萃東漸西被北變南諧之悃聲教大同

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見酌言康爵  
天之聽且弗違仰懇

俞音獲成

盛禮粵惟述

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

聖人興更隆於萬度斂厥福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臺北有萊

萬壽祺爲民之父母

禮部請分別同名府州縣印文摺子

查內外衙門印信例由

臣部鑄印局鑄給

臣等查

直省府州縣內有四處同名者有三處同名者有二處同名者共六十五處所有印文俱係某府某州某縣印字樣並未分別省分恐文書差票易致影旨之弊而郵封接遞更虞舛錯雖已往尚無歧悞然立法不厭周詳臣等公同商酌似應於某府某州某縣印文上冠各該省名則彼此分明行用益資憑信如蒙

俞允臣部留記俟各該府州縣請換印信時照式鑄給所有同名之府州縣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請裁金山衛學散入各學摺子

臣查松江府屬有金山衛一學起自明代爲勲屯軍戶而設勲軍乃指揮鎮撫千百戶之後屯軍則僉丁領運之戶舊額廩增各二十名入學二十名後節次裁減爲廩增十六名入學十二名因衛籍散處各縣難於稽查冒混繁多至相傳有七邑通考之目乾隆二十年前學臣夢麟

奏請裁汰經部議覆行查前撫臣莊有恭議以衛籍童生尚有六百七十餘人未便議裁等因乾隆二十四年前學臣李因培

題定每三年審丁開造衛冊送學政衙門查核冊內有名者方准收試冀就清楚無如冊內之人不必盡係讀書應考於是冒籍奸徒竊取不考人名弊混入試累年以來無次無之每屆考期告訐紛然實爲積弊臣查勲軍名色乃明代優其世官之子弟我

朝久經裁汰無異齊民何必另爲立學至領運衛丁則江蘇各府州縣衛籍生童均歸土著考試不應金山一衛獨爲立學臣上年歲試衛童應考人數較前莊有恭所查更爲減少今昔情形實有不

同臣愚以爲與其留此名目致滋冒籍之弊不若  
裁去衛學照通省大例衛籍生童就現在住址各  
歸各縣考試則奸徒無所詭託弊端可以全除但  
查松江府文風尚屬清拔所隸七邑六係分縣學  
額均祇十二三名再歸入此項衛童以佔民籍額  
數未免偏枯應請將衛學原額十二名查明歸入  
人數均派各縣仍照通例不分民衛取進於舊額  
並無增添而民衛悉歸平允臣爲清釐積弊起見  
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如蒙

俞允所有分別改歸事宜交與地方官清查辦理  
建炎六印攷

乾隆癸卯江南濬舊河自瓜洲達於揚子橋初畚  
土得脩版二計五丈有奇木半腐矣宛然舟形未  
嘗經伐掘中陶盃百數十砂瓶如之舟匣石灰二  
百石許蓋水軍所用灰瓶也鏃數斛狹長如今舂  
鍼箭刀一銀錯文曰馬到成功式與今無異銅印  
記六曰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印曰建炎諫官之印  
曰建炎考城縣大馬村指使記曰建炎宿州軍資  
庫記曰建炎宿州糧料院記曰建炎宿州州院主

記皆方宋史輿服志曰長官曰印僚屬曰記文獻  
通考曰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尚方重鑄給之  
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皆符諸印多系  
宿州者高宗本紀建炎二年八月李成叛犯宿州  
汪伯彥時政記曰李成來歸朝廷慮其黨太盛命  
分一千人往宿州把截糧料成遣步將史亮統兵  
至宿州輒剽掠居民蓋先一年宿州已爲李成殘  
破故諸官奔赴揚州且隨渡江也其諫官則未知  
其爲何人矣至御營使司叅贊軍事前後無此官  
職官志曰建炎元年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之使執

政官兼副使其屬有叅贊軍事以侍從官兼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二年十二月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叅贊軍事教習長兵此新設官故不系年號也謹按宋史建炎元年十月癸未帝至揚州三年二月壬子內侍鄜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鎮江府是日金兵過揚子橋癸丑游騎至瓜洲三朝北盟會編云先是宗廟神御國家府庫儲積及勢貴之家裝船欲渡江至瓜洲牐潮水未應而金人已至出牐得渡者十無一二當時斥堠不明事起倉卒金兵已破天長而揚州始知一時

潰散多所委棄此印得於瓜洲土中蓋建炎三年  
二月三日避兵渡江時所遺舟乃魏公之舟印魏  
公印也魏公以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重爲後世  
詬病然讐秦檜湯思退可叅停觀當靖康元二身  
在汴京親見青城之辱終身不附和議功雖不就  
志則可悲乃周密特著其富平符離之敗痛加詆  
斥是直以成敗論耳如是役也戊寅拜官壬子棄  
印三十五日耳安能責以撐拒汪黃與金人戰且  
勝哉刀印今貯江寧布政司庫

遺棄小兒許入仕議

甲得遺棄小兒於道年過晬莫知所生撫之長爲  
納國子生其鄰訐之吏以律無明文無成案不能  
決事上禮部謹私議曰按戶律遺棄小兒年三歲  
以下雖異姓仍聽收養但不得以無子遂立爲嗣  
所以重宗法也禮律繫優倡隸卒之家及曾犯罪  
名閭革變易姓名等弊嚴行究革所以重名器也  
立嗣與入仕兩不相蒙明甚推原律意人之饑窮  
疾病羈旅所時有不得已忍棄其所生見者收養  
焉仁也故收留迷失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而收養  
遺棄者許從其姓許酌給財產使人勸於爲善而

篤於恩以全民命但不得立繼爲嗣耳宅無所禁也禮律所禁者優倡隸卒及犯罪易名而已並無遺棄小兒之禁也許者曰不知其姓安保其身家清白固也然旣不知其姓又安能指其身家必不清白乎甲所得兒已一歲餘矣必非曖昧者今所云不清白者特疑之耳一歲小兒何罪不幸爲父母所棄亦天民之無告者矣而遽以儕之優倡隸卒錮其終身及其子及其孫若曾孫是以一疑陷人四世於非類似非仁人君子所宜出也許者曰姓之不知寧從其嚴者按刑律獨子留養條所殺

者係獨子則殺人者不得留養如所殺者無親屬不知其獨子與否仍許留養惟不知故從其寬者國家曠蕩之恩至矣嚴州之九姓漁戶紹興之情民奉化之丐戶山西之樂戶廣東之疍戶經兩朝屢下明詔破鄉俗湔爲良人今以疑使天下復增一種不許入仕之人甚非所以仰體

朝廷仁覆閔下之至意也且入仕必嚴身家者以其得請封先世綸音獎及非類褻王言而虧國體也甲所得兒旣不知其姓何從而封尚何慮其褻哉許者曰子之意苟以爲寬耳其如舊無之何按

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中詔拜羽太子文學徒太常寺太祝近禮部尚書沈德潛以無子乞養子萬成不知其出捐職州同恩賜其子爲舉人羽無姓可從而身爲名人列於史傳萬成以大官子厠縉紳賞延於世稽之前代已如彼徵之

聖朝又如此宜著令凡收養遺棄小兒許其入仕但不得請封所從姓父母以亂宗法如以恩義切

報從外姻之例得賜封謹議

勅建安濟橋碑記

代作

乾隆三十年四月太子太保直隸總督

臣

觀承言

右臣伏見我

皇上闔澤醲化子惠兆民於畿輔水利

加意修防不惜帑金數十百萬經營

指示疏濬剔鬣大工具舉比歲潦浸無虞綏豐屢

告萬姓實利賴之臣所屬冀州之衡水縣自後魏

時以水得名縣之西門爲溢合漳水支流所經舟

楫雲集其上經塗則京西南九達之衢也明之中

年建橋跨水凡水券三旱券三小券五以通往來  
我

朝順治五年滹沱河南徙入滏水勢日漲嗣漳水  
別入衛河不與滏合而滹沱一河全滙於滏經由  
橋下上年夏汎後河勢西趨激射旱券橋石間衝  
陷傾敝倘不急加整理勢難撐拄將來大石墜塞  
滹滏兩河別無去路下壅則上溢必致汎濫旁郡  
侵壞田廬且陸路與梁斷絕順德廣平大名諸屬  
鹽米商販均苦阻滯民生不便所關係甚鉅臣請  
親往相度形勢經理修築以稱

聖天子嘉惠元元之至意

制曰可事下直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清河道通

永道司道下之冀州州下之衡水縣知縣臣陶淑

受事唯謹乃疏越河於滹沱故道至八蜡廟西袤

六百二十丈河面四丈五尺身一丈五尺引橋下

之水別注之橋兩端築壩南四十丈北三十丈六

尺以防水下大掃費菱槌數萬椿木千以固壩壩

成而橋趾始出越十有一月臣觀承率清河道臣

周元理親臨河干謀所以經久者議撤而新之去

舊底平橋基下椿立脚易以新石計袤三十丈廣

二丈五尺改水空七中空高丈有八尺左右以次  
各殺尺有五寸皆廣三丈一尺橋南北各石岸二  
北各長六丈五尺南各長三丈五尺其高二丈八  
尺橋底廣六尺空間分水出橋外七尺固以立椿  
培以新土灌以灰鈴以鐵板鎮以石狻猊翼以扶  
欄百有十二柱必堅且固庶垂永永再

奏再報

聞發帑金四萬七千六百兩有奇通水道

臣玉神

保董司厥事冀州知州

臣單功擢加督率焉

臣淑

以守土吏鳩工庀材奉行興作如上件始事於乾

隆三十年五月訖功於乾隆三十一年十月臣觀  
承以橋成告

勅賜名安濟橋銘曰

禹貢底績厥要衡漳道元注經衡水以名叶漳既  
東徙不匯於滏有來滹沱巨浸攸處維縣西門有  
橋脆脆陸阻輪蹄水窒艫楫懿惟我

皇嘉予兆姓南北河防永安大定大吏朝奏夕乃  
報聞發水衡錢逾四萬緡伐石唐山浮木易水萬  
杵萬鍤其來如子越歲有半厥功告成削牘上告  
肇錫嘉名孰貽以安

天子之恩孰賴以濟兆民之利安濟萬年永垂自  
今小臣紀事敢鐫碑陰

三墓記

鄉人喜談青烏術術者以其言自神聞者益信之  
以予所聞於里巷者作三墓記

距予家二里許有村曰辜坊當元時辜之族有爲  
頭陀者曰鐸長老嘗救一龜龜溺其目由是精形  
家言豐城湖茫李氏延謀葬地爲折角蜈蚣形法  
不利葬師啟窆納壙乃去屬主人曰俟我到寺鳴  
鐘乃殓旣去鄰鐘動棺入穴鐸道爲雷震死李氏

之後曰遂明尚書而

本朝功臣李承芳世襲伯子孫多至將相子入都  
見大司農元亮敘鄉誼云我湖茫人

明中山王徐達其先亦豐城人謀墓地既得賴布  
衣相之曰吉是謂雙旗雙鼓兩公夾輔然必得石  
千人昇者以揜壙徐氏家素封致之葬一年以訟  
破家貲皆毀病者多死鄉人曰墓凶可改葬然無  
力啟千人石居二世僅兄弟兩人耕于野毆田鄰  
死兄弟爭承殺人官不能決以上請詔俱減死戍  
明淮衛弟是生中山爲明開國功臣第一世襲魏

國公次子增壽以國情輸燕建文帝手刃之成祖  
卽位封其子定國公世世分掌兩京五府吁徐氏  
之興由兄弟爭承而或曰千人石故也

鈴山少師旣葬歐陽夫人志益汰曰葬必再生宰  
相揭于市以招之繪圖指地求售者門如市鈴山  
與東樓共決之得其一勢炙手不問誰家土幸其  
地無主乃庀具發之則古墓墓有壙壙有誌驗其  
文分宜嚴氏二世祖也墓旣發鈴山遂敗

系曰鐸長老以術自害其身賴布衣以術忍害人  
子孫鈴山自戕其先人皆所謂大僨也而談者且

以其技能致公卿相艷之悲夫

學使新安曹公增建南昌府試院碑記

江西十三郡南昌爲治所提督學院駐焉八邑之士試於茲闔省諸生錄遺於茲自予試童子以來三十餘年未聞修治而新定令甲倚郭之二縣三縣同日試以杜兩籍于是南昌新建之士四千餘人試院不能容則引而之貢院地大稽察難周未竣事而出署官與士兩以爲非宜學士新安曹公持節是邦慨然謀所以擴之八邑之人仰承德意庀工飭材踴躍爭赴廉使歐陽公割射圃以益其

基復購民居之鄰院者得地廣十八丈袤十七丈  
有奇革舊益新四千餘席高明爽塏廉密靜深橐  
筆人士咸忭以奮走書相告徵文紀德憶乾隆三  
十有三年秋九月

大駕秋獮回予與公同直

中禁聯鑣迓

蹕於南石槽適副相汪公初奉江西督學之

命於班列中俯詢利弊敬以是告時公端坐重默  
不置一言越三年而膺茲任遂有是役夫集思廣  
益宰相之事也不動聲色舉而措之社稷之臣也

方公聞言時旁之人未嘗知公受之于耳而公亦未必自以爲識之于心乃一當其職而道路之間參坐之頃一席之談三年之久立能見諸行事公開濟內朗神明外恬夙以學行受

特達之知宅日必且爲相以此用天下之人才聽納天下之言豈徒一學使之任一試院之建其爲事業可推暨而前券也予與公共事久辱一人之交三年中不遺子弟歸試而以予言之足備公采擇而不以人廢爲可幸旣頌公德且諭鄉人士曰道若大路學在多聞必下帷執卷而後讀書則非

善學也賈山曰學問至于芻蕘求善無厭也諸君能體公之爲政者以爲學則進德修業之塗行止坐卧隨處皆充滿洋溢之區也諸君勉乎哉

御題梅石觀生圖記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經筵講官吏部侍郎臣朱珪年六十寫梅石觀生圖維時

皇上在青宮珪實侍講讀獲邀

題句其年卽出官皖粵未敢行笈自隨越十年嘉慶四年己未內召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奉

御筆敬裝卷首藏於家臣瑞同直南書房出以相

示俾記之曰自古人臣遭際賜御書者夥矣而青  
宮寶墨未之多見惟宋張士遜爲壽春王友仁宗  
在資善堂賜以十二字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曰  
日新其德至其曾孫堯臣乃克裝卷屬蘇軾爲二  
頌墨蹟今藏石渠寶笈中

高宗御製論闢其非所宜言不合於潛龍勿用之  
義因及士遜爲人之依違大哉

垂世立教之旨也今仰讀

御詩蘊道深遠措語和平卽一詞翰間具徵我

朝家法之善

皇上孝友之德匪第以爲臣下榮光也珪之爲人  
久荷

上聖之知宜其蒙被醲渥如此寧區區士遜云爾  
哉臣額手瞻誦

天題在上不敢以卮言譎語系於末簡謹按尚書  
曰爾惟鹽梅言實不言華也易曰介于石孔子繫  
之辭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言體兼言用也  
至觀生時義觀之六三九五上九備矣敢傳繹經  
義相爲告勉所以務其實大其用由觀我以及民  
夙夜戒懼以輔成

堯舜之治其稱塞宜何如哉嘉慶五年庚申三月十五日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南書房供奉領文淵閣事翰林掌院學士工部尚書臣彭元瑞恭記

歐陽修作御飛白記稱其友之字自稱曰予論者謂其文白足千古惜失君前臣名之體故具官書名循蘇軾頌例同日又記

桂山秋權圖記

桂山秋權行看子一卷其人前靈石令涿鹿胡公其地杭州西湖其景有桂作華有鹿其樂有舟沿

緣出柳間有童子船脣烹茶已熟一童子擊甌欲  
進有畫史旁坐斜睨欲落筆其事乾隆丁酉秋試  
揭曉胡公方就養杭州仁和縣署以康熙丁酉舉  
人重赴鹿鳴燕此其爲公燕初罷出郭閒遊時耶  
國家重熙累洽上有

仁壽之主文教醲吏治飭生其時者有耆艾之老  
身遂初志家傳治譜安輿旨養於三千里外躬逢  
作人之盛引杖朝之制拜

恩於鼓瑟吹笙嘉賓式燕之會在

朝廷則爲國祥在胡氏則爲家慶在士林則爲故

實在西湖則鷺峰桂子爲合宜之地在畫史則樂  
以身入畫中爲新圖而予以末學被

上德持衡是邦獲際茲盛桃李之前仰止松柏又  
先伯兄與公同蘭譜猶子良異長兒翼蒙今秋竝  
擢桂枝鳴一時之

昌會敘兩姓之淵源披圖作記於山光湖濼間斯  
亦文章家所僅有者也

### 尚史序

立乎今日以成尚古之史其將能乎曰奚其不能  
也羣經皆古聖人之事諸子百家去古未遠各有

撰述取而蓄之以成一家之作而非一家之文也  
今有商彝周敦父癸之尊史克之鼎岫嶼之碑石  
鼓之字一器一文之流傳好事者不惜挾奧剔隱  
集以爲錄而謂其大者而愍置之可乎太史公作  
史記所採古書今什不存五且烏知夫後此數千  
年其佚不更倍於今之距漢乎憚其所不能而諉  
其所能無惑乎古之曰湮也然則羣經尚矣諸子  
百家其可盡信乎今有垂髻弱冠者聞齒豁戴白  
之叟語我生以前事又或出塞航海萬里來歸與  
不出閭巷之人談其身所涉歷聞見雖其言不無

誇誕然理之可信者信之否亦以資博洽俟考証云爾孔子作春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疑者闕之未聞不錄也矧大書分注作者之意其在矣若是則是書之作於古人何若司馬紀五帝小司馬補三皇皆大概也皇王大紀綱目前編紀世而已古史意存乎正龍門而非其自作路史博矣或不馴且不純乎史近代釋史則紀事之體今是書也紀表志傳一從史例釐然秩然以其意爲論贊悉執於正令讀者貫穿三古其文可誦其義可法而其大者於古帝王所以治國平天下之

道若天文律呂之奧疆理井田之大兵刑之繁氏族之細咸具諸志張皇揚厲損益升降觀者如揖讓皇古之世而慨然知二帝三王之可復此則尚史之所獨也

重補通志堂經解序

崑山徐相國彙說經家諸書鈔爲通志堂經解迄今年久板日朽佚計闕者百數十篇廢摹印者二十餘年坊賈或累數年罕售一帙蓋經學之不講也久矣坐肆而嚮按籍而求惟講章時文二者是鶩詞章之士又以攬摭類書爲急計一二好古之

儒或博覽史籍至經則倦而思卧矣蓋史事新而易識經學湛而難入質性所近其大較然也予視學三年每令諸生默寫經文中鮮譌誤者百不得一二至通註疏者絕無其人矧諸家之籍乎作者與彙而傳之者之苦心如是而僅以聽之滛爛脫失至於不可收拾可慨也江蘇按察使今刑部侍郎光山胡公慨然起而任之取校舊本殘者補之漫漶者釐之于是通志堂經解復爲完書公先君子少宗伯爲

天子舊學之臣邃於周易公少孤能讀父書胸有

根柢以文學發爲事業是舉有功於經學不尠抑  
今

典學高深

文治醞粹海內祕籍上四庫全書館至萬餘種多  
有出於徐氏所刊之外者

詔付開雕拭目大備公將以是爲揚謝先聲聖素  
始事也夫

重刻權載之文集序

唐書藝文志權載之制集五十卷文集五十卷越  
百餘年而直齋書錄解題已云制集亡惟文集存

又越二百年而明蜀刻僅詩賦十卷原目猶存楊升菴所得滇殘本也今坊刻并其四十卷之目亦不著錄惟王尚書阮亭居易錄所載家有權文公集八十卷乃劉公馥之子所贈而卷數篇目復不同四庫全書館徵天下書無來上者予求之四十年阮芸臺中丞視學山東問之新城王氏戴可亭司空視學安徽問之潁上劉氏皆不得并居易錄亦疑之一日芸臺以書來云長塘鮑原博言權載之集五十卷今在大興朱氏迺竹君學士所藏子亟走叩石君相國前輩詢諸竹君之子錫庚則果

有之乃從宋本鈔尚多古字與相國傳誦擊節此  
海內惟一本也如入五都之市珊瑚木難火齊百  
和之香萬釘之帶不足爲其珍也愁靈開霽宿鬱  
當風不足爲其快也五十年故交萬里絕塞相逢  
下馬一握爲笑不足爲其慰也嗟乎公以名人位  
宰相爲貞元元和間羽儀碑版金石照耀四裔當  
時以爲斯文宗又門下士得昌黎相與發揚晶彩  
沿波討源以大顯於世而卒不得與李杜韓柳並  
其光燄五十卷之集若滅若沒幾亡而僅存然則  
士方跼矮屋操三寸不律劇心鉞腎以求得當於

作者之林方且矜惟有文爲不朽與所謂詩卷長  
留天地間者幾幾自謂得之而詎知成虧有數顯  
晦有時此其用心良苦而計亦良左矣唐人文集  
今存者如鳳毛麟角因與相國商權校正并撰摭  
遺附錄各一卷序而刻之以示同好

謝蘊山詠史詩序

漢魏間人詠史如陳思王之賦三良諸葛武侯之  
吟三士皆直指本事鋪陳始末有涵泳而無褒貶  
若古圖畫元女兵符文姬歸漢元達鎖諫但採典  
寔垂鑑誠而已是爲古體洎太冲有作假言寓意

不盡述古其一變矣其以詠史專行者唐末周曇有詠史詩八卷釐代系人各爲七言二韻揭其大綱下綴講語蓋當時進講之義非爲詩也亦或規爲獨見不盡軌於正唐人專製行者甚夥而曇詩雖存卒亦無稱述者南康謝蘊山方伯作詠史詩八卷上自秦漢下迄宋元凡七言律詩若干首綱羅浩博斷制精嚴彙萼流葩驚才絕艷而一遵

御製全韻詩

評鑑闡要爲宗不以傳記參懼其流於稗官也不以翻案逞懼其近於論也不作側艷語懼其雜於

宮詞也不作凡腐語懼其墮於蒙求也明乎一代興衰之故而備乎一人之始終攝全局而不冗舉偏端而靡遺以溫柔敦厚之旨而兼屬辭比事之長其庶幾有得乎立言之體矣是編乃方伯爲名翰林時日課及出握郡符致位通顯輒克有所樹立蓋熟乎前古成敗而後能有爲炯乎前人得失而後有所不爲古人謂經術可以飾吏治不如通史事以取法戒爲更足資大用也方伯舊撰西魏書二十三篇得通鑑之遺意較近世陳寔之唐餘紀傳姚士轟之後梁春秋更爲稱名正而取類宏

載觀是編而益知方伯史學之全矣

門人史彭齡時文序

烏虜士之遇合豈不以其命哉槁項黃馘之士數十年操不律鏤心鉢腎以求一當有司之繩尺而終老不遇黃口小兒讀數篇應舉文字東塗西抹一橐筆或登上第由其平日所爲文其孰是耶其孰非耶顧或未嘗不遇遇矣而卒不得不遲豈作者果時有工拙耶抑閱者有當否耶此與夫早遇而未嘗不工於文不工於文而遇之文未嘗不工同歸之命而已矣予主江南鄉試得海門史生彭

齡以第四人領春秋來謁則年近七十矣其入學以雍正庚戌越一年予始生史生之文筆健而氣清壯暢不衰茶其平日所爲者具是顧必爲諸生四十二年春秋高而始遇予又其名與其年與予姓若有識者信哉其命也夫相傳劉克猶先生當明季舉於鄉夢禮闈房師爲朱之弼旦求之仕籍無之入京師求之同舉者無之下第歸道山左見童子攜書襍自塾歸上有名爲朱之弼殷勤相勉而去旣而久不與計偕至

本朝順治己丑朱公掌禮垣矣分校得先生爲一

甲第一人命之所繫亦奇矣哉雖然有克猶先生之文命能遲之命不能不遇之也史生其益勉之歟

蕭山王氏族譜序

氏族之學本自三古魏晉以降變稱門第至唐則官爲撰志昭若令甲然而族望分房世家限品判共根爲芋區殊同氣若睂井退衰門之明德進高爵之猥宗其於別姓受氏之道失之已遠自是以後闕焉不講而家譜之法經歐蘇敘次以來所以尊祖敬宗收族以篤水源木本之思者則在爲人

子孫者之責矣間尚論之後魏始定七姓其中二  
王二李迄於今千餘年此兩姓者最爲繁衍百人  
之聚十室之邑恒居什之三四焉顧李氏自唐代  
多賜姓上自勳臣下至貴倖外及蕃將源流愈不  
可考故門第之盛支派之繁次系之可信者要當  
以王氏爲最蕭山王氏於越東最爲巨族自省元  
公當宋南渡時居紹興厯元明迄 昭代六百餘  
歲無慮數萬家世以仕宦耕讀爲業在省元爲二  
十世國棟君慨然念族大人衆不可無所系述殫  
心力十餘年撰譜百二十卷而撮其要爲王氏源

流王氏辨及譜跋凡三篇以示予且屬爲序予惟  
王氏之望於古今者非夫門第之謂固謂世有盛  
德代生偉人足以彰美而傳盛若茲編所載其班  
班矣國棟之爲此譜所以使其族人同此系者念  
祖德以懋嗣聲意殷殷不啻家箴而人範之也使  
率是以往則不特望於越而所以永爲海內之名  
家以繼前人之芳躅者于是乎在國棟所徵引在  
三篇中者甚博且辨予弇陋不能有所考覈其得  
失顧嘗意氏族以周爲可見之始而書以經爲信  
若春秋吳有王犯晉有王良范氏之臣王生孟子

引費惠公之言王順又長短語亦近古之文若斗  
若錯若登其何派屬大抵世代遼遠不盡可昭穆  
也然而譜王氏者以蕭山爲斷已足冠九品之枝  
條而標百氏之冠冕矣

謝健堂七十壽序

贛之爲郡南控交廣居全省上游章貢之所合也  
山峭拔而縹秀諸灘鎖流渟滄盤盪其人業饒於  
自殖而義勇於及人天下之水勢紆曲者地多豐  
衍又其澤足以旁潤其所鍾者然也予少時固嘗  
遊焉樂其山水所至訪其賢士大夫及鄉黨之善

士獨行之倫及繫官中朝三十載矣心嘗低徊焉  
贛人之同官於朝者以盧端臣官詹楊默堂鴻臚  
徐恕園侍御爲最久退食多暇間與論其鄉人芳  
躅則三君者交口稱謝健堂云今年健堂從子某  
以選人來謁予且丐文以爲健堂七十壽懷中出  
事目一紙縷敘健堂平生行事所以重於宗族里  
黨者予受而讀之與三君曩所言皆合予於健堂  
耳其名未謀面也義不得濫美則於朋友所稱道  
証以其家庭所敘述庶幾內外無間言者而信之  
顧予獨有取乎健堂平生行誼中之一事其事又

甚微細願以告夫稱述健堂者使知要焉健堂之族有婦而嫠者無子家且貧其舅姑曰是安能久自立且朝夕以餽粥累我勸之嫁婦矢志不從日逼之詬誶之聲達於外健堂聞之合族而召其舅姑曰是吾家之光也吾且贍若計三人衣食之所費歲給銀米終其身嗟乎里巷弱女子遭所天不幸以節操自勵其天性也顧或奪於貧怵於父母舅姑之言惑於歲月長久之計因以敗其所守者可勝道哉而一二自好之士慷慨於不急之務用以收高名而示得我者卒莫肯顧蓋無子則感

我者不久遠施於一婦人則所及者隘名不廣也而健堂無所希慕而安然爲之使夫節烈之婦苟忍一旦不失其守安知無好義之人能成人之美者于以扶植倫常維持風化其所及者隘而觀感者至廣也健堂篤性孝友固根本若所爲捐社穀建宗祠婚教其族人人所艷稱者以此事推之皆其所應有所謂觀人者卽小以見大天下惟陰德爲最深其享之也最久健堂於此事可謂陰德矣其壽固未有艾南望鄉邦雲樹千里有老人星見丙丁之分者其必在淩溪劍嶺間也

焦祈延五十壽序

乾隆辛卯予奉

命典江南秋試榜發之日金陵城中議論帖帖以爲得人蓋城中之雋者三人其一曰陶子蘅川一曰吳子諸明皆年長績學爲士林所推服而焦子鳴韶以弱冠屹然與二人者鼎峙士論卒未嘗有所軒輊比來謁恂恂儒雅言不能舉其詞迄於今十年常相過從未嘗少露儂薄態然後知其所得於稟受者醇也尊甫祈延先生少讀書不售食貧起家爲素封而於舅弟間無私財鞠養其孤姪至

成立夫人梁氏名家子克佐有成延名師教子盡其誠鳴韶旣爲名孝廉弟若鏞亦有聲庠序間其師卽陶子也吳子曰金陵城中百萬戶學者不下千人大半師陶子與焦子游言祈延先生敬之無異詞遭先生於道未嘗不肅然也天之賦於人有一曰材曰德以材勝者其子弟多明爽俊邁以才望相先其弊則流爲要駕斯弛墮其家聲以德勝者其處家庭也肅而純其子弟之奉教也嚴而謹其成器也大而其收功甚速且正也以予交遊宇內三十餘年所見類如此鳴韶於其尊人若孺子

慕者去年先生偶感末疾衣不解帶破產以召醫  
稍間猶不肯偕計吏曰吾不忍一日離父側也先  
生以是疾良已古之孝者遇其親疾則盡心卒以  
獲愈若劉通之母目復明湯霖之大暑得冰周炳  
之麀入其家皆載史冊然或言感應而涉於誕惟  
唐書劉審禮傳曰兒孝順通微吾每一顧念宿疾  
頓瘥父子之間一誠而已拂鬱則心志違和孝順  
則心泰而得所養中庸誠身順親之旨理不外是  
鳴韶克盡孝道先生由是以享大年可操券而計  
故於先生之壽書此以祝且以諭吳子以爲何如

楊母彭太夫人六十壽序

官師漕督清江楊勤恪公有賢冢婦曰彭孺人履順而難席貴而約婦而子母而父而師者也公與予仲兄屬垣先生同鄉舉世契六十年予弱冠謁公京邸有國士之遇從公遊幾二十年而從子淦以故人子依公長沙淮陰幕府者十年故知公家事最詳公之言曰求婦必舊姓勿援高門故孺人以同里故家歸于冢嗣念齋年未二十登賢書屢上春官不第三十六齋志以歿方孺人入門時贈光祿公張太夫人皆年高不至官舍孺人留家代

養太翁姑以孝稱若崔山南祖母所言無以報新婦者公起家諸生生平持介節無贏金無珍服麗飾予親見聶夫人一品六旬手爲諸子作布鞵家僅田數百畝孺人守廬舍持門戶黽勉有無固無從索官裏物亦不至貽翁姑憂念齋遺五子其長天保明府某時年十五孺人督諸孤禮師勸學皆有成今長洲明府芝山以名進士校書天祿出宰有聲哀然爲百城首孺人今六十且有曾孫矣禮內則重冢婦至衆子衆婦毋敢敵禮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况爲貴介之婦勢位富厚處順境宜

無以自見推孺人之迹與其心勤苦淡薄有後門  
寒進之家所不堪者不屑屑以介意惟孝且慈此  
以知孺人之賢且益徵勤恪公聶夫人之家教昔  
昌黎述北平王三世事耳目之間盛衰之際讀之  
者心怦怦然其所敘皆富貴中人得時豪舉後  
更牢落耳予於楊氏亦三世矣方其出開府入尚  
書子孫鵲起而公與夫人若寒苦老諸生夫婦了  
不異人教子婦孫曾門內秩如公歿十餘年而遺  
德在人子孫被服儒素居官清儉與昔時無寒暑  
之變無足動人慨慕歎息者文章之道不感卽愉

書此以壽孺人俾觀者以爲視昌黎所稱何如且告兩明府念爾祖也

李母冷太夫人八十壽序

乾隆壬寅秋九月

恩封宜人李母冷太夫人八十壽辰哲孫明府稱慶於歸安官舍斟碧浪之水薦何山之鞠宮袍晉傘象服含飴茗雪人士下逮穉夫蠶妾兒童走卒歸德於令君者靡不歸福於大母潘岳所謂壽觴舉慈顏和其在斯乎維時令嗣先南先生方宰山左之臨邑太夫人以年高顧違子之養而就其孫

或曰禮稱抱孫不抱子婦人之性尤所愛憐故令伯報劉劉殷拙粟此人情之常且以見歸安君之能孝且順也或曰太夫人春秋高眠食恬適板輿就養自蜀而齊而吳披泰山之牒探東海之籌歲時往來潔陰菰城之間不常厥居卽此見神明之健書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也之二者固然予舉進士忝出譽我夫子之門越二年夫子出典兩川秋試而先南先生登賢書辦香淵源敘先後同門之誼洎予持節浙中歸安君筮仕富陽同官者三年故予能知李氏世德事太夫人以世家

子歸于羹仙公公以名諸生中副車秉教鐸克舉其職登薦剡出宰績溪復以治行異等移懷遠用能燕翼先南先生以施於歸安君蓋李氏作令三世矣數始於一成於三言禮制者起於以三爲五朝廷令甲封及三世後世門第之說舉其盛必三世若河東張氏三世將相是也縣令之爲官去民親而莅事繁賢者民受其福否則受其禍福於民者福必歸之李氏三世爲令皆有賢聲亦可謂保世滋大矣而太夫人寔以一身備見其盛方羹仙公時黽勉齧白維持首着堂上彈琴室中鳴玉當

日神君之政實親經之實身相之且目見心識之若歐陽之母於崇國公夜分治獄事可覩縷述者及先南先生縮銅紆墨循陔戲綵舉昔年治譜以誨之十餘年來政成最報卓績蔚然以視雋不疑之母但有平反存活飲食語笑更無怒不食時至歸安君而傳范喬之研絕江糲之菡自髫髻時已端其本而太夫人猶慮以妙年作吏或有一不當卽墮其家聲于是以重閭之待養示再世之傳薪誦念祖之詩炯當官之戒而君果能製錦大邑表異著循然則太夫人李氏三世之吏師也而豈特

所稱二者云云哉太夫人常割腹以療羹仙公之病歲戊戌邑大禮作糜食餓者皆婦人所難能而予立論從其大且久者推本闡揚以見李氏之興未有艾而太夫人之集諸福躋大年於天道有可信也

送衷雅堂卓異回任序

予友之令於蜀者得循吏二人焉曰衷雅堂曰朱秋漪予家距雅堂所居二十里而近雅堂距秋漪二十里而遙居相近也予長於雅堂兩歲雅堂長秋漪三歲年相近也予與秋漪同補博士弟子與

雅堂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士出處相近也洎兩君  
綰綬坤維予屢秉尺南服不相見者動輒十年二  
十年離合之感往來於懷前年秋漪以卓異來今  
年雅堂又以卓異來紅塵白雪鑪寒鐙灺斗室坐  
而縱談者各月有餘而三人者鬚髮俱白矣雅堂  
爲人開朗而中醇秋漪簡默而內敏其好修守介  
有所不爲則一此其於今之所謂能吏者宜皆不  
中其科而連三年以最報可以慶兩君所遇之淑  
而蜀之大吏能察其下其取人得所好之正也予  
問雅堂今中外皆言蜀州縣無虧空信乎曰有打

箭鏹之商稅歲不及額者二千兩有奇各州縣公  
蠲而償之嗟乎此於它處百之一耳而尚何言雅  
堂語予蜀之山水灌口引江以爲渠口之所入醜  
之巒之達於二十七州縣泱泱汨汨與塗俱轉如  
畫中樹一榦所坼千條萬柯漸遠漸支數不可紀  
其山多泉疊壘索塋坡陀上下彌月不雨決隤放  
水三世之農家無龍骨自比歲豐登四鬴之餘泛  
江下輪露積陳因腐不可窖民豐而樂故下吏得  
藉手以有成也予曰此誠長者之言乎方今

聖天子勤恤民隱爲閭閻饗殮計者截漕利運平

糶廣賑至纖且悉矣蜀得順天時因地利吏治之善和氣薰蒸以有此也雖然此天下之利也古人有言粟生金死誠哉江之爲水仁柔而宜稻其力可以無不及講積儲之地求轉輸之塗通其惠以均之博其力以勸之俾蜀之土不至穀賤而傷農而天下之虞艱食者有所恃以無恐其亦有道乎令之爲官僅及乎一縣旦暮而思之陳之上官本之於蜀而溥之於天下必有留意乎此者於雅堂之行書此以贈之且以諭秋漪

贈蘇州刻工穆大展序

刻書昉於蜀富於閩工於吳至今日而吳爲極盛而穆氏以其藝特聞刻書之法木必梨棗取諸其質之堅也藁必精讐端其始也旣成而勘之則補者易脫不具藁而翻它本則多譌字畫交者刃徑過則工省而其漉也速久不摹印則木理裂摹印至百番而不已墨則瀆而潰吾聞諸穆氏云嗟乎今之爲學者何獨不然其立志也不堅其始卽以苟且影響之心求之銖寸餽餉稗販剽賊不求諸根本而務以欲速然且一暴十寒暫作而久輟其胷中所得者無幾日日出之而陳腐餒敗無復新

知此予所以聞穆氏之言而憬然悟且愧也穆氏其名大展兼善刻石爲予摹刻萬福集成讚極有法挾技多從士大夫遊試以此言示世之讀書者共勉之蓋其言有近於文者矣

宋四六選自序

懿夫儷體尚矣六朝風肇變於樊南派大歧於趙宋楊劉猶沿於古意歐蘇專務以氣行晁無咎敘事所長王介甫食古而化開山有手至海何人洎乎渡江之衰鳴者浮溪爲盛盤洲之言語妙天下平園之制作高禁中楊廷秀賸擅塲陸務觀風

騷餘力尊幕中之上客捉刀競說三松封席上之  
青奴標準猶傳一李後村則名言如脣秋崖則麗  
句爲鄰臞軒南塘篔簹窻象麓雄於未造訖在文山  
三百年之名作相望四六家之別裁斯在夫其攄  
情懇至指事坦明珠百琲以皆圓玉一雙而成珎  
飛書走檄不煩起草之勞吮墨濡毫自得粲花之  
妙各有錦心繡口全無棘吻鈎牙錯落清言名士  
揮其玉塵翦裁成句天孫織彼銖衣出如隨地之  
原泉對作翻車之流水義窮而假借以起旨遠則  
里諺皆工襞績未成不無補狗續貂之誚鑪錘稍

馳間致馬生弓硬之傷王伯厚之指南決科有法  
洪容齋之隨筆摘句成圖裒選大備於播芳體要  
力持於文鑑釐諸譔述具著權衡然而限代者以  
徐庾畫疆食古者謂王駱知味賤諸任以不齒黜  
臨濟爲別宗不知世逝川波文傳薪火增冰積水  
有遞嬗之風流明月滿輝得常新之光景蕭選熟  
而無奇不偶韓集起而有衡皆從昔也矜儷事于  
典墳今焉侈遺詞于經史儷事久而文章或成糟  
粕遺詞當而臭腐皆化神奇若是班乎其致一也  
是知詩裁元白亦列正聲詞出蘇辛更叅別調庶

幾克盡乎能事未容頓薄乎古人又况體各攸宜  
情有獨到制詔以宣上德表啟以達內心父老山  
東讀十行而泣下故人天末隔千里如面談常袞  
之除書楊炎之德音斯兩美矣子雲之筆札君卿  
之唇舌或一貫之必欲摹古於正月始和之文問  
奇於三歲不滅之字書銜五鳳蟲定堪雕袖置雙  
魚獺皆欲祭則將載五車而聽詔緡三篋以開緘  
殊非適用之宜未盡修辭之要至如拋修梁而落  
室前宴席以排場匠氏虹龍齊唱兒郎之偉叅軍  
蒼鶻雜勾弟子之班未前聞焉蓋當時之新製本

近俳矣固無取乎古風雖不登大雅之林亦足窮小言之勝僕掣鈴心窘垂橐腹空殊慚窺豹之斑政效集狐之腋借祕書於四庫攬別集者百家凡駢四儷六之章爲拔十得五之選作者不難於讀者寸心之得失何如杭州錯認於汴州一代之人文在是願言大手重與細論

徒歌集自序

余正徒歌謂之謠其輯而成書者郭茂倩樂府詩集以雜歌謠辭爲一門楊升庵分風雅逸篇古今風雅古今諺爲三書馮北海古詩紀以古逸冠首

其後各從其代 國朝集全唐詩以諧謔以下爲  
一卷屬樊榭宋詩紀事朱竹垞明詩綜皆以謠諺  
編末顧諸書皆各立名題不相符合又多不載本  
事讀者不識其故暇日輒加綜敘間取子史補之  
凡祝牒歌謔謠諺都爲若干卷而樂府之章詩人  
之作不與焉有事引而無篇題嗟乎世之盛也康  
衢擊壤精入治道降及後代朝廷競爲詠諧閭里  
流爲諺訕且以入五行志叅驗吉凶觀乎此者可  
以知得失之故矣

疇按是書先公未經編成  
然體例已具容補輯之

### 知聖道齋書目自序

余捐俸購書又借鈔范氏天一閣吳氏小山堂馬氏叢書樓鮑氏知不足齋諸舊本雖未能略備然頗費心力它日當結茅數楹其中與鄉人士共讀之唐杜兼有言清俸購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此余名齋之意也雖然鬻則不孝不借人隘矣

又

小序乃二十年語後更隨時附益亦有爲人借失者甲寅春鈔此本乃侍史所錄部分先後俱無義例以備緝查而已近始知不借人乃甘苦語也

經進稿自序

元瑞江介諸生行藝無取三生多幸起家翰林入  
直

南書房獲親炙

聖人典學煥文日新富有奉以開拓心胃增廣學  
識且職業在于文章每篇成奏御輒蒙

天慈指示獎掖甚或仰邀

誨改爲千古儒臣未有之盛遇而顛蒙之質無所  
成就惟願長依香案勉圖進業因檢經進文字存  
者十之六七編爲若干卷附館課二卷嗣有撰述

按年隨錄詔子孫識字者具知生平踐歷遭際所得於

誨迪生成者獨厚感思誦習奕世毋忘非如廬陵集內制徒欲於竹簟暑風茅檐冬日誇田夫野老已也

館課培英集自序

予自丁丑改庶吉士逾年丁憂旋里至癸未始授編修在館凡七年所作館課詩賦爲多越三年卽忝小教習是科

御書芸館培英額

賜教習庶常館自己酉至丙辰五爲大教習諸後  
輩來問舊作鈔以示之因名集以誌感予家自  
贈尚書公以下三世五人入翰林世業在茲存付  
來葉雖少作或可誨初學耳

策問存課自序

余視學江蘇浙江凡九年遇錄科考貢例應試策  
者輒於堂前發問腹笥寒儉又不能獯祭以意爲  
之或有舛譌近更老荒舊業忽忽善忘於做篋中  
搽得當時書胥所鈔編存二卷暇時或命諸孫對  
題隸事用課溫習亦是一適其大場所撰由部進

呈者別入經進藁中

知聖道齋讀書跋尾自序

一領 文淵再校 天祿善和千卷尚未能讀幼  
卽焚膏老猶炳燭有見輒書瓌綴末幅過此以往  
庶幾日續

賜硯銘二十一首

瓶硯

歙石

己丑

口如瓶心如日初承

恩史載筆

萬壽蟠螭硯

歙石

庚寅

質之壽惟石堅文之壽以硯傳

聖人之壽萬萬年

鐘硯

歙石

辛卯

剖蒼玉之質

臣

其燕石也

黃鍾之音

臣

其牛鐸也

采芝硯

茂邨石

乙未

太乙靈芝論年萬仙童采之供香案甘露下垂墨  
光爛

雷文蟠螭硯

歙石

丁酉

黜回玢璘蛟螭走朶殿詩成

臣

擗手願爲高文典

冊壽長久

放翁遺硯

端石

甲辰

萬首詩一片石入

天府

賜東壁其毋記南園而潑墨

雙螭硯

歙石

乙巳

古稀天子宴千叟先期重華唵簡授

賜此龍尾文螭首天子堅貞如石壽

仿瓦頭硯

端石

乙巳千叟宴

聖人祿天無極

硯背刻與天無極

千叟燕

錫茲石製仿漢瓦當式

臣瑞撰銘且刻

夔首硯

端石

丙午

螭蟠鏤華蝕上有千年墨春宴重華所得

桃核硯

獲邨石

丁未

蟠桃核中含天漿臣朔得之賦柏梁

荷葉硯

端石

戊申

荷擎蒂碧歌成

賜墨

玉堂硯

端石

己酉

鵝之鵠之擇言毋辱之

瓜硯

端石

庚戌

瓜有瓞以昌文傳奕葉

鳳池硯

澄泥

辛亥

質潤文彰雲興波屬

壽寓春朝以慶五福

井田硯

歙石

壬子

萬井豐年矧茲硯田毋飽芻秣徒安眠

蟠螭小硯

端石

癸丑

一滴蟠起文瀾

如意硯

歙石

甲寅

文章之妙在如意指揮衡從無不利

仿漢石渠閣瓦硯 歙石 乙卯

載筆石渠成寶笈之書

五星聚奎硯 藏邨石 丙辰

嘉慶初元千叟聚分茶

賜硯與聯句髯與枝指無此遇 有東坡枝  
山舊銘

仿宋玉兔朝元硯 歙石 丁巳恭和  
聖製銘

石之精龍尾生一規盈象文明

賜下卿鎮書城詞不英學未成

芝硯 端石 癸亥

芝九光生文房得水而昌

江左課士硯銘

是爲江左校士之硯寧爲其石也毋爲其墨

磁硯銘

合土鞣水火入其腹是爲不寒之谷

時辰表銘

同文體

輪旋鍼分寸陰勤之箴

文奩銘

詩囊書篋靜爲伴出入與偕共染翰雅塗蚓竅愧

且汗

杖銘三首

危持顛扶不可一日無

南黎西碧謙士所得贈我衰嬾客

高節爲體實心爲用伴青城之丈人作捐毒之佛  
供

影鐙銘

鐙光王佛爲說法無明明盡海印發

宋搨夫子廟堂碑贊

川帖中存  
字重集

廟堂遺碑書垂千葉代邈相傳龜墮石缺德行後  
人吳興哲儒稟秀洽雅佩典達微奄受王命來司

魯學拜手泗庭濟濟莫莫筐筥圭俎盛樂顯禮闕  
里載觀人師繼軌窮覽遠探典墳圖象云有寶書  
嘉章是尚藏之得人妙戈未墜追燼整頽窮蹟光  
晦爰著纂言尊王泳道神追睿始志測清昊贊聖  
紀時堯文周學有道之響以述爲作鯨飛龍躍玉  
絕珠連黻張藻翦珪并金填懷仁三藏興嗣千文  
以斯爲比高越等倫日月載華風雲競馳銘之聖  
字斯文在茲

節婦張黃氏繡出師表冊贊

孤臣之忠匹婦之節書法鍼神人倫三絕

會試策五道

第一問

先王所以治天下禮而已矣廟鄉燕享之文蒞宮  
行法之制賓祭學校飲射之節皆定之以儀文衡  
之以數度有以昭一代之制作範九土之人心上  
自天子下逮於士庶無不授之則者其宏綱細目  
載在三禮微有分合然而考其遺文會通其典禮  
皆有可一以貫之者周禮周公所以致太平也顧  
或謂其出於戰國陰謀或謂其六官無一完善朱  
子曰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今讀其書

六官分職其在朝廷者詳矣若鄉大夫遂人甸師  
媒氏墓大夫凡在下者田廬墳墓嫁子娶妻瓜瓠  
菓蔬之細無不委曲詳盡區分縷析蓋士民之禮  
散見其文而未嘗深及其義也冢宰統六官以平  
邦國宮正寺人皆屬焉宮中府中所以爲一體也  
酒漿醢醢皆內職爲王平五味和心志者也故隸  
之冢宰大宗伯掌邦之五禮而大小行人不之屬  
古者諸侯朝覲禮畢而降肉袒請刑蓋隱惕以出  
於禮卽入於刑乎故隸之秋官禘之爲禮重矣不  
王不禘大傳具其文王制又曰諸侯春禴夏禘秋

嘗冬蒸禴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禴  
蓋以時朝於方岳故缺其一時之祭也故曰祭莫  
大於禘此王者之祭也又曰禴禘陽義也嘗蒸陰  
義也此諸侯之時祭也况魯頌之禴祀蒸嘗復變  
其文乎禘也者諦也王者追祭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追享之義也禘也者合也歲終合羣廟而享之  
朝享之義也此先鄭之說而講經者不謂然辟雍  
始見於周雅蓋文王所作後人得天下遂以名其  
學記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宮所以別之也成  
均之名自五帝已有之其在戴記見文王世子篇

澤宮之制園水而爲之皆太學之異其名也周禮大小樂正皆董成均之法此以樂得名也朱子集傳釋辟雍爲天子大射行禮之處韓詩說亦謂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射義曰天子以元日習射於澤宮此皆以射得名也大射射于澤宮鄉射射於州序其地不同也儀禮十七篇出於淹中古人以士禮概其全然而燕射聘享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亦出其中故又謂士禮可推而達之於上其說然歟要之周禮之大經大法具矣儀禮爲經戴記爲曲朱子嘗與呂氏商訂後輯經傳通

解以儀禮爲綱戴記爲目于燕禮之下附以燕儀于射禮之下附以射儀悉以此例相比屬焉雖其書未成然千古之特見也他如劉氏吳氏所補訂其中皆有足取者今刊發

欽定三禮義疏衷羣言而歸至當有非蘭臺之議所可及者于以嘉天下之會而立萬世之防將復見三代雍容之盛其在斯乎

第二問

擊壤薰風肇開聲歌之祖黃娥白雲後人僞作荒遠難稽矣三百篇其立詩教乎禹牒周銘皆成韻

語飯牛蘆中屢屢彈鋏別流逸響詩變而騷屈宋  
景差國風小雅之遺也大風垓下高調激昂瓠子  
秋風悲歌慷慨自茲以前皆詩之祖也五言之作  
或以爲蘇李贈答實始之然十九首中多半出於  
枚乘豈攜手河梁得爲首倡乎兩漢之世去古未  
遠作者類多溫柔敦厚柏梁分詠各矢其音韋孟  
述祖未忘乎諷孟堅平子振響東京其彬彬者也  
至其比辭屬事敘次瑣褻情景宛然彌形樸茂則  
樂府所由別也金景浮雲歌之郊廟蒲梢天馬叶  
以宮商臨高臺上之回上邪諸曲斯爲極軌矣外

此則有雜曲相和等歌辭若羽林郎烏生八九子  
日出東南隅焦仲卿妻詩皆是也郭茂倩所編樂  
府詩集論之詳矣至若魏晉以下諸家可敘次也  
曹氏父子詞賦一家魏武踔厲無前五官溫潤有  
致陳思王天才發越遠過其兄建安七子阮瑀陳  
琳應瑒徐幹之徒咸爲羽翼文人相輕不無遺論  
惟步兵於其中別出一派詠懷之作上繼漢人昔  
人謂十九首如無縫天衣此其近之矣二陸三張  
概乏風骨緣情綺靡詎是知言安仁茂先標格猶  
存間多可取若夫越石贈盧景純遊仙太冲詠史

真相爲鼎峙者乎春草池塘夢回康樂澄江如練句憶元暉謝氏多才茲獨膾炙千古者矣延之柳惲聿有名篇何遜陰鏗亦稱作者鮑明遠俊逸之褒猶覺未盡讀其行路難七章唐人七古皆其範圍耳文通擬古頗肖諸子之神簡文宮體江孔艷歌靡濫極於此矣數百年中惟淵明無意爲詩出之以冲淡遂臻上乘停雲藹空雅稱其作諸公體製家法鍾嶸詩品沿溯最詳然謂陶公出於應璩非篤論也昭明一選槩範具存三唐宗法于是乎在未可以東坡之論而茂棄之也聲病實起於齊

梁律體略具於徐庾東臯薄暮五字始諧黃鶴晴  
川七言繼作然而兼之者難矣四傑沈宋尚沿梁  
陳餘習射洪曲江出而有唐風雅之道興矣達夫  
之樸老嘉州之峭拔儲光羲常建劉脊虛李頎皆  
足名家黃河遠上之歌寒雨連江之句遂成絕調  
集詩之大成者少陵太白李出於風杜出於雅光  
燄萬丈亘古不磨顧或謂杜之五古若三吏三別  
前後出塞皆樂府而非古詩不爲無見王孟韋柳  
皆出於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昌黎以古文爲詩  
而學博乃能佐其奇非東野所及香山有意爲俗

氣老才大乃不病其淺又豈微之可以並稱哉長  
吉才餘於氣玉川氣餘於詞馬異劉又徒形弔詭  
耳錢劉卑於格溫李掩於詞許渾杜牧馬戴在晚  
唐爲差勝此唐一代之約略也宋自思公大年專  
尚西崑體歐公起而復古蘇黃以有餘之才振之  
南渡之後劍南爲之巨擘荆公聖俞子美文潛後  
山補之冲之石湖皆其特起者金詩具見中州集  
醇駁參半亦有足采未有遺山所以開後之風氣  
元稱四家伯生爲最吳萊柳貫不乏風裁子昂雲  
林毋多篇幅鐵崖竹枝一時翕然相應然皆不能

樹其幟也明初青田李迪景文卓然遠到東里出而館閣體興漸以頽靡北地信陽功不可沒于鱗元美主持壇坫七子並列終擯茂秦碩實非餘子所及錢受之撰六朝詩集於三百年中獨推松圓未免阿其所好公安竟陵等之自卽矣此自宋以迄於明之約略也我

皇上御製詩集廣大精微唐宋詩醇一編久標模範近復於二場改試唐律唐制所謂試之雜文以觀其才也知必有奮起於風雅之途者敢抒所誦習以對

第三問

古樂之失其傳也久矣在昔先王宣天地之元音  
暢人心之和氣乃製律呂以起聲以和人神以諧  
上下嶰溪取竹截十二筩爲雄鳴六雌鳴六周官  
典樂之所職不過曰掌六律六同以爲樂器而已  
未聞有斷竹鑄鐘定神竅穴之法也自漢魏以下  
律呂參差遂多不合雖不無一二夙悟神解之士  
精思考索而去古漸遠遺法難追於是乎考驗之  
說繁而正變之音雜矣如執事所謂或求之柷黍  
或驗之緹管或以尺或以脯或以布泉者雖一時

不無少合而返之製律之本然似未可云盡當也  
其求之柅黍者李照以縱黍累算胡瑗以橫黍累  
算至房庶盡闢其非以爲實千二百黍於管中以  
爲黃鐘之長就三分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  
夫律管皆有分寸如庶之法分寸不先定而可以  
製律乎况如丁度等所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磽黍  
有圓長大小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  
亦復不齊斯可以斥諸說之繆矣其驗之緹管者  
自漢時已有之所謂候氣之法爲室三重塗罍周  
密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半端氣至者灰去厯

代皆師其說然而杜夔造管候氣而灰不飛毛爽  
作密室候氣於普明寺有應有不應若牛宏所云  
和氣猛氣有聚散輕重之分當其時已窮於辨則  
亦未可盡信也至晉泰始十年苟公會等校定尺  
度以調律以古物七品勘之五曰銅斛六曰古錢  
七曰建武銅尺此彌尺泉布諸法之所以傳也然  
而千里之內度量不同一代之制冶鑄時易安能  
執一器而求之况其尺斛諸物果虞廷所同之度  
量衡乎其半兩五銖皆出於官冶而無錙銖之爽  
乎徒偃偃然於千百年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

邱古墓之中而自以爲得之是司馬公所謂役心而費銅炭者也竊以爲聲音之道皆本於天籟而假器以傳旋宮轉調聲之所以動而感也空積忽微器之所以靜而應也夫古人以聲定器而後人以器求聲古人因律以準度量衡是以本齊末後人卽度量衡以準律乃以末求本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故人聲者樂之本也寓於器而爲律諧於律而爲樂沈存中謂樂主人聲由是說也亦無容藉器物以相求矣至若濂溪橫渠之論皆究其感

通之理而未盡律呂之原蔡元定律呂新書則皆  
本之淮南小司馬鄭氏通典孔氏禮疏諸說朱子  
鐘律篇則采之漢志隋志而悉合乎元定之書雖  
爲精核而欲以是合乎古終未必其無所差池也  
我

皇上聲律身度德洽人和知必有知其情而識其  
神者將傾耳以聞咸英韶濩之盛矣

#### 第四問

治民者如牧然使之得遂其性得養其生而已矣  
主之者不能親其芻牧也視其所牧者之肥瘠而

上下其值焉然則課吏之法毋繫乎簿書毋區乎寬嚴也亦視乎其民之肥瘠而已矣夫君之於民不能親歷其境而拊循之也于是乎置之吏尤慮夫吏之不能拊循其民也于是乎立之法虞廷之采遠能邇洪範之列司空司徒司寇於農用誠重乎民也考之周官以六計弊羣吏善能以下皆冠之以廉而其攷察之條則日終有日要月終有月成歲終有歲會三年則合而大計之歸之太宰太宰隸其廢置歸之於王故三考則已疎歲終則已密定以三年所以責其成也漢法六條察豪強者

一察二千石者五至唐而較詳以四善爲經二十  
七最爲緯四善之制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  
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所以觀其德也  
二十七最內而近侍宿衛外而關津鎮防文而禮  
官文吏武而督領軍弁各隨其職業以立名焉所  
以觀其才也故二者備而澄清吏治者盡矣酌古  
準今亦有可采然而吏治之不如古者蓋蔽之於  
其下而奪之於其上也所謂蔽之於其下者何簿  
書之繁是也吏胥抱牘而進欲左則有左例欲右  
則有右例明察之材百不得一偶有不覺則墮其

術耳莫若捐去科條之甚繁者使歸盡一而吏胥不得售其奸也所謂奪之於其上者何外吏之仰於督撫黜陟能否由之者也取謹厚則飾貌以進任才能則飾才以進大吏寬則退而關茸大吏嚴則退而刻覈又况朝任夕改事上之意謹恤下之意疎矣惟大吏正已率下因材器使不繩以己意而惟求之民情則畏蒞者不得冒爲德浮夸者不得矜爲才養之以優游加之以整飭以率其屬而成其政似爲得之顧所以仰體

聖天子勤求民瘼慎重官方之意以收養其民則

又存乎其用心之賢否耳矣

第五問

天下之法每不能處乎無弊顧法立而弊叢生焉者莫甚於積貯先王知豐凶旱潦之不能齊之於天高低贏歉之不能齊之於地於是乎立積貯之制掌之族師倉人廩人遺人多爲之制以求其至善多爲之地以持於勿衰其在野者聚之以屋粟鋤粟而致之以質劑復多設之官有掌其入者有掌其數者有掌其委積者所以厚民之生而預民之不足者法至仁也管仲治齊李悝治魏皆由此

道以富其國而用其民後世倣而行之常平義倉之外更設社倉其法制規爲始皆稱便而後稍變矣蓋其始事也其人精心籌度爲之計纖悉而廣周防逮其奉行旣久其弊乃不可究詰焉而要其亟宜圖者蓋有三端一在乎貯之無所也以爲官所積則宜掌之官以爲民所斂則宜藏之民然而吏胥之中飽里甲之欺隱卽乘之雖然計及於用之之時則在官者或時日久曠或散給不均况以吏胥守之曷若使民自守之之尤知愛惜也一在乎出內之多耗也粟米之爲物非如金玉之可匱

而守也將必有涸爛之虞焉其出入之恐其缺而無以供一時之急夫積貯當爲三十年之通而有時爲不能終日之計今日存七糶三之法尚未爲盡失也其或借他項而以彼易此新陳相交或取有羨者以弭補之則在乎因時制宜而非可早計也一在乎採買之致壅也蓋嘗考古之遺法矣歲之豐凶次爲三等當歲大熟則計畝之所入若干口之所需若干而官糴其贏以積之中熟下熟遞減焉故穀不致踊賤而傷農其發之也當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上饑亦如之故出入有常而

不致於缺成額又何至糴之而慮其價之昂貴糴之而慮其費之不貲也哉若夫時其啟閉釐其鬪籍所以杜侵漁而戒挪移者亦顧其奉行何如耳自古有治法無治人故法本非不善也

代金司空

簡

答安南國王書

日昨拜爵朝

天奉觴介

壽遠移旌於炎海近弭節於

神臯

嘉茲恭順之誠優以

寵榮之逮都門在望先一驛以

頒茶上塞言旋越再旬而授館屬以職司內府典  
主外藩獲挹蘭芬藉申荆誼一家中外集鷓鴣於  
恩波萬國衣冠霑蓬麻以

渥露伏自驪歌祖道象郡還轅一匝月候易葛裘  
八千里佇勞雲樹鼎來鴈使賁附魚牋具稔國王  
受

福能承順時自迪喜駱田之有稔占鯨漈之不波  
是皆

德溢綿區被比景居風之地故得躬膺啟宇受苴

茅薰土之盟臨會郡思

天子又安過高臺咸人知仰

德領修詞之輯懌佩雅意之懃拳

某

遠捧瑤函虔

呈

瓊几束修無出境之間敢忘古大夫之言木瓜有  
永好之文

特許內諸侯之視用裁尺牘遙答寸誠覆遠使廬  
侑將介幣服勤五夜退食粗私室之安來祝

九旬授餐同明堂之拜伏惟英鑑不宣

疇按是篇因金司空

以安南王原書進呈奉先公代作附錄之以見當日爲命之慎焉

高廟特旨命